常郡八邑艺文志

常郡八邑藝文志卷二之下

東里盧文弨纂定

武進莊翊昆新渠氏校補

陽湖莊毓鋐俊甫氏重校

記

宋吏部侍郎鄒公墓亭記

宋　葉　適

予友胡衛道知常州書來曰鄒公冡在此學官弟子薦省必時禮也家寖遠而貲落祭不亭守無廬山中松栢皆盡然而敬不專於家者我其責歟教授趙綝實始作亭我命尉朱起章治旁廬舍予閒民衣食以居而汎除焉墓四隅樹之木俟其長而芘蔽焉若是則視其家無遠矣役甫就業已畢雖然我欲永久如一日而後此

勤惰不齊柰何思其氣類一而終始能不慢者惟學之士庶幾故又使司戶朱中守序其意以請幸子詞而記之也公名浩字志完章子厚獨相日任諫列子厚迷國罪無匹朋最大者二后廢立之際尤大者臣子不忍言也公既以死爭而子厚將遂殺公祖問皆坐貶旅次不容楊會其即敗僅免爾小人猶偽撰公疏激怒宮闈故雖元祐黨籍已赦而公三竄謫屈伸榮辱之變未嘗不以正也朝廷雖謇切鄉黨常和樂識慮雖遂權操舍常據經學術雖敏辨講肄常鈍默修之身及其家未嘗無本末次第也諫必行人臣之榮遇也然道之難全而非節不著喜聞過人主之盛德也然事之難期而非節不顯紹聖迄宣和諫官五御史一皆豪傑有重名者

也記曰釋奠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嗚呼公可以爲故矣學之士仰綴一瓦俯緝半甓而楹桷自新也雪榦霜枝蒼鱗翠甲而樵牧自絕也出以公之道而任處以公之道而止而進退自則也衛道託於學之士也深而士之報宜厚矣衛道名衛越州人

季子廟記

葉適

初趙公彥橚爲晉陵聽民訟多族姻也所爲訟者貲產割製也子本貸易也什伯必取銖兩不捨壹於法而恩義絕貳以情而廉恥喪趙公曰噫殆將非親戚骨肉耶奚不訟而猶訟也顧城陰寂寥有屋叢篁中大半摧塌曰季子廟也又歎曰彼薄千里之吳不王而食於此邑人故忘之耶徒爭之爲病不讓之爲貴今故忘之耶

宜不訟而猶訟也郎爲之改築題曰有吳延陵季子之祠與僚佐奠謁盡敬二十餘年矣人心感動之深淺覘牒訴損益有考也而竹幽水清過者祓滌季子存矣夫余嘗疑泰伯旣遁於蠻染其俗以自晦則子孫之於文獻於禮樂非有先君王之舊聞也季子何以能知羣聖賢之德業歷見中國卿大夫所言皆中其過豈非命世傑識也哉至於父兄好勇輕死約不傳其子而必傳其弟則道固已行於家矣肯嗣夬而治爲文王可也何顧於子臧蓄其志遠矣大矣讓所以畜德也毫釐之讓足以滅邱山之爭國猶未離乎爭也不幸有毫釐之爭則滅德矣斯季子不爲歟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非人者形具而人非之謂也又曰好名之人能讓千

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嗟夫孟子信以不讓爲非人而又以爲非其人不能讓乎何前後異指也由後而言非其人不能讓能之者泰伯至季子五人而已是絕天下也由前而言人皆能讓天下皆季子也習陵其邑人也有不能乎不察而已矣嘗以孟子前之言爲正嘉定十一年

宜興縣修學記　葉適

戴君栭宰宜興既補弟子員食於學視學舍壯整者惟高尹商老宣化堂羅令仲舒東序堂亦傾敧餘或缺或毀顧其士陳夢印章丞夫買旁縣材揀工優作疊二年復修堂廟設大門門左右挾前崇門櫺對立西序宗子小學凡職列之次故所無皆具然後使抗

夢龍來言曰噫可記矣荆溪禹貢中江也清洑澄澈雲木縈帶君山最雄秀嵌洞尤怪偉蓄自楚漢爲東南稱首近蘇公去萬里蜀周覽天下擇陽羨而居其疏展隩麗兼之矣方周孝侯童騃肆暴至比以異物一旦感激殺虎斬蛟從陸士衡兄弟前死不卻顧大節尙生存或疑非地力之勁挺不能也熙甯更用經義士初昧溺於時開封禮部有二邵集英親策有余選皆第一京師之大四海之廣一邑而擅魁特者三或疑非地稟之文華不能也夫發於勁挺孰若納於中和華其文辭孰若厚其根本根本學也中和道也地安能預哉鬬鬨互鄉地恥其人也魯多儒衛多君子人美其地也今夫邑之翹材穎質斯進於道必剝以性通以心肝脾肺腎無

悉其情念慮思索無撓其靈則偏氣不勝而中和全矣將深於學必測之古證之今上該千世旁括百家異流殊方如出一貫則枝葉爲輕而本根重矣學與道會人與德合登高邱可以奄覽俯長流可以觀逝則山川雖富同游於覆載之內義理至樂獨行於物欲之外矣豈非令長修學之本意哉罷畫之溪猶浴沂也善拳之費亦舞雩也非騷人墨士專而有也嘉定十三年十月乙丑龍泉葉適記

復周孝公塋兆記　　劉宰

周孝公墓在陽羨荆溪之南北向廟當其前紹興中賜額曰英烈慶元初進封忠武公周氏自魴四世顯著其盛也一門五侯蓁之

存於今十有一莫詳其次然公必葬衣冠其中明甚歲久荒宇民居交侵賜地之存無幾近歲有仗義起祠者所歸僅十之二旋復區分之鄱陽洪君倜乾道相君之孫好事行義其丞是邑也謂古興王之世必禮先賢之墓而法所得祀惟有功於民有勞於國與禦災捍患以死勤事者公皆兼之又公之英爽凜凜如生顧廟未葺墓之采樵弗禁非所以崇明德昭令典欲亟圖之而局於位會其季年以選擢令慨然曰可矣乃周視棟宇鳩工庀材以楹計屋凡弊而新之者十有八無而益之者十有四傾而正之者九漏而塡之者十毀其壁而飾其像設什器與凡丹堊之漫漶者既又巡行兆域辨其侵而勑相其遐邇之牆踰二百丈樹之杉松合萬有

一千本又即墓之中故相朱公倬爲鄉領時所築基亭焉以爲致敬之地賢先捐已故助者衆役不干時故作者力几用石米二百緡錢千有五百其助竹木瓦甓而不受直者不計經始於歲癸未十有一月丙寅而成於明年四月朔洪君之爲力勤矣旣成而屬余以記余雖不文以託名不朽爲幸其何敢辭抑聞前輩謂慷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蓋慷慨殺身苟不勝一朝之忿者皆能之從容就義非沈思審慮不輕用其身者不能也張子房蚤歲結客報仇眇秦皇如胥鄙不幸爲所及則從荆軻游地下耳及聞圯上之言玩意黃石之編向者排山倒海之氣如水反壑故能不出帷幄顛蹶踣項公其斯人徒歟史稱公少時縱情肆欲爲州曲患

陸士衡爲公碑謂不偶於俗爲俗所誣徐鍇又以公爲任俠千載
之下是否誠難臆決然竊意鍇之言爲近蓋吳魏世讐吳自大帝
之亡日逼於魏魏以晉休之敗深怨於魴則公之任俠卽子房博
浪沙中遺意其爲鄉里患苦非公自爾蓋俠徒所萃其勢則然及
聞父老之言皤然自克又與子房圯下歸來異世一揆前讚以子
房所遇爲秦之隱君子庸詎知公所遇非陽羨之隱君子歟退想
當時遇合之由進說之次第與公所以引咎自歸來必大有可觀
而史非班馬登載闊疎令人不慊故述之篇末以侈陽羨舊聞而
附以詩俾歌以祀若公之官閥行治傳記已詳茲不復贅云南山
兮巃嵸溪水湛兮平波波不驚兮山寂寂樵者唱兮漁歌還宇兮

煌煌嘉薦兮苾香公之至兮愉愉降我福兮穰穰飛龍駕兮翔鸞御公之來兮倏而去宰木秀兮佳城慰我民兮千古歲嘉定甲申六月朔漫塘叟劉宰記

重修嘉賢廟十字碑亭記　劉宰

延陵吳季子之邑季子遜國之節高天下廟祀爲宜故唐狄梁公盡毀江南諸祠獨此不廢廡前對峙二亭下覆穹碑新舊各一其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季（案諸書作君）子之墓蓋舊者裂矣而新者代之相傳以爲夫子書書之是否不可知而歷代寶之傳必有自嘉定已卯春某始與里中湯泳張汝玉汝幷三山鄭甯來致敬周視廡間淫祀赫然而亭獨壞喟然嘆習俗之陋乃因友人王遂白府下

縣鎮撤像設之不經者凡八十有四已乃合衆力闢鎮之士葺斷再葺兩亭斷好事勇於義鎮大夫上饒蔣丙又勸相之未幾告成俾識歲月某嘗觀孟子論邪慝之害曰君子反經而已歐陽子之論釋氏亦曰當修其本以勝之然則二亭之葺豈徒以壽其石而已哉吾黨之士必有能反三隅者

宜興縣尉司免發茶引記　劉宰

錢塘薛君興祖尉宜興之明年禁盜戢姦有緒乃訪政之厲於民者惟宜興在湖之陽田多山少山之產茶者又少其地東走二浙西走江淮川險陸迂商旅罕至故茶引之往來官惟督其滯積其散而虧盈非所知歲嘉定丁丑有以私販就捕或不審處遽請於

供軍使者勾引就縣批發以便官販使者眩其言給引八十屬之尉而俾時輸其直前尉懼不稱招徠百方再閱歲引之未售者猶什四比君至吏抱成式請峻期會使者責逋緩辭益嚴且將續給以來者君喟然曰是可以一時盜販故而貽吾民它日禍乎即具爲書諗於使者使者新安程君覃明敏而更事曰是區區者於吾軍賦損益幾何吾甯靳是而以患一邑即戒吏止勿給而歸其未售者令下闔邑讙呼乃歌曰邑有引誰其啟之病我民誰其已之孰還其舊孰已其新抗論不回惟尉之仁尉曰匪余惟賢使者無過而取甯利在下在昔張公慮遠識明於今崇陽邑不茶征張制其始辟過其成文公使北榷鹽以弛河北父老欣欣有喜文過其

成程制其始璧於樂石以詔後昆醴矣二君勉紹前聞漫塘叟劉某家鄰邑聽塗人之誦爲書以記

重建晉陵縣獄記 劉宰

獄在邑聽於令無他官可諉宜日必葺所在率補漏支傾以苟歲月何哉夫飾館餼以揖客道津梁以濟民美名也故好名者爲之門關以闤市征復闔層樓以寵酒酤美利也故好利者爲之若夫山巔水涯風亭月榭可以釋倥傯而洗喧囂又好游者所樂爲也獄異於是其地必宅邑之偏民非逮不入官非檄不至又嚴扃鑰謹守邏其葺與否於觀聽無增損焉令非卓然有見於三者之外則亦幸其不覆於吾手而已而囚何恤焉宣教郎邢臺范君炎之

知晉陵其卓然有見者歟晉陵版計多而名賦少前此類鑿空取辦君難之謂賦必有源源塈則竭用必有節不節則嗟乃剔吏姦以疏其源裁經費以制其節用能使期會不爽於上科斂不及於下官謗以塞民瘼用瘳既上下相孚紀綱畧定而周視縣宇以歲久獄敝懼將壓焉思有以新之而力未裕閱三歲乃克就市材於遠僦工於近受壓四境寂若不聞凡為屋二十楹宏敞高明周牆緣之深固嚴密而用器悉備稱所以為畿邑之制先是父老以君之政為數十年所未有宜有登載以詔後來至是聞獄之成歎曰君且去矣而獄是圖不惟田里之憂而縲囚是恤至矣盡矣是何可無紀因致辭請於縣主簿晉川王君漢章王君名進士粹於文

以同官爲僚跡嫌於私則爲晝道邑人之意以厲漫塘叟劉宰叟與范君因同寓里嘉君之能德其邑人又喜邑人之知德故不辭而爲之書抑聞易中孚之象有曰君子以議獄緩死至旅之象又曰君子以明謹用刑而不畱獄夫一欲其緩一戒其畱豈固相戾歟葢聖人好生而重用獄緩死欲求其生畱獄恐傷其生二卦相爲後先而豈徒哉叟慮來者徒幸獄之成因之便而不知罪非死而應議者不可緩也不可畱也故併識之末以卒成范君加惠斯邑之意云

武進縣門記　　劉宰

武進爲常輔邑賦上於州縣無藏貲而有經費率鑿空取具民小

不慊撫爲厲階積四政不善去哭君應龍之爲尉也道余里相與
言而病之越明年書來言曰幸矣吾邑之病有瘳矣惟今大夫黃
君士特彊毅有立庶乎古之剛者始至喟然曰邑無不可爲其或
不可爲者制於上壅於下爾制於上雖有善意不得施壅於下雖
有善政不得達故敬以承上使誠意相孚事有是非得以抗言而
極論嚴以繩下使姦吏落膽事有予奪得以直情而徑致政是以
平而寬之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賜迄於今悍者馴弱者植告訐之
俗轉爲忠厚頹敗不可爲之邑更爲清明官府吾巡徼是司所以
得休其餘間以娛吾親而夜月皎然桴鼓不鳴者惟大夫之惠既
以自賀且揣予之必吾賀也敢告余素慕剛者聞大夫之風而說

之又明年大夫介吳君來請曰吾冒嘗巖邑且去矣顧縣治視昔撤新者半而無蹟辭以紀委而去吾亦何能無慨然願徵子文詔不朽余辭不獲則請僝工之目曰直治事廳爲重門各三楹崇其外爲樓蓋政教之所從出也曰社稷壇爲屋宏敞高明蓋祠祭之所揭虔也曰榖庾以恕出納曰犴獄以謹繫囚賓有次吏有舍而大夫之居自堂奧以逵於庖湢無加飾焉自燕坐以達於觀游之地無加益焉其爲人而不自爲公爾而忘其私蓋如此昔夫子之論申棖以爲欲而不剛蓋剛者公理公則役物故常伸於萬物之上欲者私情私則役於物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若大夫之所以得伸其志者雖非余所悉知由其所繕建者觀之則其先人後已至

公無私可知矣是爲可不書抑余聞德之至剛在物惟龍而可豢者欲也大夫之事偉矣其去此而入修門可欲者衆矣使大夫此心操存終始無間則義理之公常所以勝血氣之私其所伸於武進郎所伸於天下者堂堂乎孰能禦之不然御叙在前束手袖間而追季前時之不鉄折陋矣余固喜誦大夫之嫩又欲玉其成也故具載之使覽者知大夫之德不徒侈輪奐之功云大夫三山人癸丑進士今官奉議郎尉桐川人辛未進士今官廸功郎是記也不惟門之爲書曰門識始且言謙也

宜興縣先賢祠堂記　眞德秀

古者鄉先生没而祭於社夫社者報本之事也鄉先生何功而祭

於此耶蓋嘗深思社之為羣祀首者以其產嘉穀育蒸民而鄉先生之重於鄉亦以其蹈道秉德而牖民於善也育之以保正命牖之以全正性其功一爾然聖門所論必不得已寧去食以存信而君臣父子或失其正雖有粟不得而食焉教道開明之功若是其重此所以祭於社百世無慚歟後世先賢有祠亦古之遺意蓋不獨躬受教如師弟子然後可祠其人遠矣而言行風蹟凜凜具存鄉人子弟猶有所觀法則雖歷千百祀不可忘也陽羨自晉以來世有顯人若周孝侯遷善之勇死國之忠卓然為百代標表出梁而唐文章事業亦或間見可觀迨至國朝則有若安樂蔣公者以儒術為將所宗雖王金陵猶推尊不敢後若古靈陳公則嘗守郡

而卒葬於此東坡蘇公則買田築室而終於此二公之學行節守
蓋皆一代偉人塋域所藏寢廟所寄雖非其鄉而謂之鄉人可也
若道鄉鄒公則歸自嶺南一寄宿於道流之館爾而邑之人至今
曰吾鄒公也嗚呼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若是者非耶然自晉迄今
惟周侯實有廟饗餘未聞尸而祝之者寶慶三年浚儀趙侯與懃
來宰宜興以扶教導人爲首政居二年民用化服乃大闢祠室以
尊先賢自周侯而下咸秩於位又惟內翰汪公兵部侍郎王公倫
惠文忠二周公亦近世鴻碩或家或寓皆用故事以祀九月望日
妥侑如禮侯於斯舉其欲邦人士君子相與奮發爲道德之歸乎
贍言數公同我桑梓有爲若是今豈昔殊吝心苟亡何過弗可改

壯志一立何事弗可成雖然是非必徒襲其跡也昔吾先聖之教自春秋賢大夫如史魚之直子產之惠舉以告羣弟子者非一至其親切傳授則曰仁而已苟仁矣天下萬善莫不具於其中以之事君而直以之養民而惠何者非仁之功用耶學者審能服膺洙泗之訓而以回雍所從事者爲指歸則於前修之言行風蹟雖不規規求合吾見其無不合也祠在縣山川最勝處甫成而瑞木叶符異材奮興此其兆也侯於此邑多美政今皆不書獨書所以幸乎宜興之士者是年十月乙未建安眞某記

小石山灣漪亭記　高似孫

大江灌注天下幾半其汗漫浩瀰瀾翻怒激壯者峻峯嶽渺者呑

海瀛風煙雪月雲陰霽朗之機萬怪千奇不可摶捻天地之用莫偉於斯是皆係龍所都蜿蜒所樂漁郎騷老之所得意而行人過客之所甚悲若非名藩巨鎮宅其淵則亦蜃樓麗閣畫其會遐景跌蕩壯闊崔巍凡爲湊奔酬接靡暇爲主人者必才如司馬子長柳子厚元次山大蘇公必詩如杜少陵孟東野皇甫冉司空圖諸人而又手摘斗牛胸中可八九雲夢英辭動金石藻韻回陽春然後可以了此不然則風馬牛不相及也一江自古今待乎人今知者幾何愛者幾何領畧者又幾何彈壓者又幾何是可數也江臨闈江之曲江自此入乎海凡百景趣則與前一耳戶據郡之水實特括其景洩其趣是或有才足以處此者乎予在暨殫極千巖競

秀萬壑爭流草木蔥蘢雲興霞蔚之狀有非一日戶曹能日同予酒同予筆硯所以考高明之具闢廣大之觀意接情諧若有得於斯者然非其心胸不凡目力不俗筆下不塵埃則匠幽哉與何能顯是哉書來再三委載其事予曾不得同彼酒同彼筆硯往往神馳而意騖又安能爲之淋漓傾倒哉乃歌江騷答之使歌者歌以侑酒其必有知戶曹及予者歌曰天不愛其神兮有如斯江江又不愛其神兮曰澎湃而夕奔淙天地爲之混濛兮風雲烟雨相從而掀擅翹厲胡爲而輕狎兮魚龍黿鼉爲之怒唬沓或沿其所趨兮亦倪雪浪而烱瀧月朦朧其鱗溆兮風嫋嫋其魚矼詎樂挈其深涯兮挈荃戶而疏闌颸澡餘輿於墨硯兮注春陽於瓊釭眇一

驛而生儁兮筆力爲之鼎扛使江妃之來舞兮律餘奏於空椌極
千里其可羈兮合一飛於輕艭期與子其同醉兮予心安得而不
降戶曹姓施名德懋子脩字曰商輔同年著作郎兼右司郎官韓
累之子孵乎儁秀而端挺者也紹定二年正月十一日

冰玉堂記　　高似孫

晉江韋氏令襄邑律已須曰乃冰其淸乃玉其白瑕標瑩絜凜凜
若對江陰宰林君采之以表今堂勵志也夫有山川斯有人物有
人物斯有政事血絡貫串如出一機軸江陰介乎濤渚之間蘆荻
蔽水鴈鶩所容神魚樓蜃出沒變怪漁榔琛舶縹緲煙雨霧雪之
鄉李成郭熙復生莫克殫寫以邑輔郡歸然一都而林君以才智

風猷裁劑而施行之餞者盡飽病者盡甦濟有新粱因有淨榻已足以匽服若吏與民矣又化榛莽作丹青滌穢陋爲芳楚風亭月榭釣渚弋林各得其宜處處詩酒主人旣甚得意客又皆趣而忘歸一盼咳談如與樂衛游一舉豆觴如與鮑壺接塵不敢扇衣裝且香吁敢問淸乎淸乎徠斯堂者孰不嚼且仙乎環壁左右則徵君呂公墨帖也和靖林先生句圖也豈不淸之又淸歟東坡贊嘆和靖以爲吳儂生長湖山曲呼吸湖光飲山綠不論世外隱君子傭奴販婦皆冰玉嗚呼感人格物之機其出妙於影響之捷則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其有動於夷之淸者當如何哉吾甚恨不能游君堂飲君酒姑述君志以答君請紹定己丑四月十二日

武進縣尉廳壁記

李晞

國初乾德詔官廨葺摒對書新舊歷不葺者嚴一選之法所以儆曠怠也武進尉廳咸平中勅建於郡西南二里歲惰月邁屋毁牆夷僅存米書門扁嘉定題名石刻更七政館於民居迄無定所淳祐辛丑秋八月四明史君領尉事銳然有修葺之志久之介余友張君遇曰尉廨已成敢以記請余謂偉哉是役奚爲後耶君遇曰縣鄉十五弓兵額九十財斁罷君至稽籍補亡厥明年乃復郡北瀕大江綿亙六十里爲砦十撤而新之君實庀其事事已寇倏闖外沙一方民舟總以土豪卒有警輒要索沙民扶攜弗獲濟會兵船使者督江防檄君次魏浦君視溺由已給以官舟活者數千於

是諸賢更相羅致求暇固也况經始維艱非一昕夕舊例五鄉徒庸之輸餘率贍他用君不輕費銖積寸累市材僦工以故址卑濕因方殿隆而更築焉門廡廳館堂室庖湢凡四十楹刱於癸卯之春及秋而竟邑人無一辭以爲擾者余重嘉之匪懈益虔隆與斯舉不負詔敕之意使後之人安居盡職嗣修勿替司存其庶矣乎余曷敢不書雖然尉以儆警設官爲民除盜武進民愿而醇與庚子霜歉田多荒蕪負耒耜者踵至羣居錯處性習不齊君廉恪奉官箴三載之間符檄不至閭里皆得懋力於耕禾麥就實雞犬甯棲四境帖如也君名能之字子善由太學第進士識者期以遠大云

霽窗記

黃震

客有問霽窗於余者曰孫常州天下士以霽窗自名何居余曰子獨不觀造化之妙者乎日以烜之矣然常暘也物或焦焉雨以潤之矣然常陰也物或慘焉惟夫雨之餘日之初綺霞暈紅山黛眉舒於斯時也起而視萬物甲者坼者句者達者蠕動而鳴躍者無不充滿勃鬱於天地間是霽爲天地之仁之發見而窗則霽之先見者也故由是而推之人一念內覺善念油然而生者吾心之霽也革弊而新使百姓鼓舞於快活條貫天下之霽也霽窗方將以吾心之霽霽天下吾知其讀易餘閒鉤簾倚徙六合吾戶牖氣象同此一清明也客聞而悟仰視天宇余以告霽窗霽窗笑不語但

令摘花露以濡毫書而揭之軒豁處景定五年七月日

徐偃王廟菴記

尤棟

錫山西南一舍而近是爲五里湖湖之陽有山山之陽有廟祀徐偃王王嬴姓誕其諱爲周諸侯治以仁義穆王西遊瑶池忘返諸國交執玉帛贄於徐穆王馳歸伐之王不忍兵其民去之彭城武原山下而居焉至章禹見止於吳子孫散處揚徐間即所居立王祠韓昌黎記衢州廟網羅舊聞於斯爲信蓋衢常皆古揚州境也然今是邦茂王子孫廟藉以不廢則里人若浮屠氏之力嘗質圖志闕創始歲月惟殿重建於紹聖戊寅書棟可考殿南爲軒軒南爲門拱以東西二序殿後小室浮屠氏趺息地也廟山相傳曰廟

塘廟據其趾石塘橫其東人是以名隸於廟者六十畝有奇歲取薪槱供祠祭等用紹興閒齊彬居之業猶故彬去中廢官稅莫供爲里正病吾宗有佃於官爲任輸送慶元己未衆謂祠宇日就荒蕪水旱疾癘將無所乎禱遂選請宗僧繼彬之舊僧敬共事神淸苦持戒爲一方信重經營補葺由殿及序翼欹而正更污而潔結祉廟北扁以保慶中建閣以儲梵筴旁闢軒以延賓客廟逼湖波往來病涉又累石隄百餘丈爲橋三役竟復慮無以供衆乃置田三千七百餘步爲伏臘計先後二紀乃克就緒一日其嗣孫文禮款門曰廟菴規模粗整惟故山米復余曰於吾宗族歸之吁始乎此廟僅有此山今由菴而隄隄而橋照映湖濱過者屬目詢之衆

皆曰佾與其徒道恢等儆衣糲食積羸累奇而成余謂元本所在皆王仁義之澤浸潤演迤非惟子孫敬之里人與浮屠氏皆敬之故相為扶持廢者復興失者復還也禮請記顛末玆山去先塋近余春秋掃祭經祠下瞻敬已登閣顧彼岩石磊隗久欲刻者以記會遊禮之言適與心會故書景定癸亥孟冬朔記

重建五先生祠堂記　　尤棟

寶祐戊午四明袁撝菴從尹常之無錫創先賢祠附庸於學歷十九年時丁元二賊廟貌不如故自虞君薦發出而教授生徒乃灑掃蕪穢一撤而新已而㘺博諭師長之員會孫君楙發居之二人者皆鄉人也相與諏經訂禮為之言曰必釋奠於其國之先師無

先師則與鄉國合國有人焉何肯取諸其鄉我楊文靖龜山先生
雖非吾錫之人而寓居於錫者十有八載今城東精舍乃其講學
之地是則鄉之先師也鄉者先生標表是祠居中奠位曾謂士崩
瓦解之勢我與受之然有不依形而立者參倚如見吾黨小子忍
倍此而更師乎喻工部玉泉先生尤文簡遂初先生李肅簡小山
先生蔣忠文寶齋先生何莫非吾錫之人而起家於邑者相望百
有餘歲今里中故宅尚有指為藏書之所非鄉之先師與玉泉遂
初寶齋三先生已有秩祀而小山先生未及與享迎之致敬獨可
遺乎若夫廣漢大儒非不同宗河洛景定間已由此而陞從祀然
猶不敢先之繼而江西顓門之派其師友父子視吾諸老先生之

所學未能無頓漸之異伊欲借晉人將無同之說以復其位庸詎知不見幾而作乎審厥象而儀圖之盍亦知所變置嗚呼職教者之能爲是言是必有默契於心而無疑者抑慮夫斯道之無師無傳復質之鄉老蔣公應新以其親接前輩年幾八旬其尙論人品具得之於耳聞目見之眞公曰如吾五先生則有可言者惟堯舜文武周公孔子孟氏所傳之道至河南二程夫子而復傳而龜山先生蓋受學於二程夫子昔伊川自涪歸獨稱楊謝長進使其學少變於凋落之餘詎有是言哉慨思龜山載道東南士之游先生之門者甚衆玉泉乃登其門而能續程夫子之道遂初不及登其門而從玉泉學亦能續程夫子之道小山實齋二公固不及登龜

山之門又不及從玉泉學因龜山玉泉二先生論孟中庸大學之遺言而皆能續程夫子之道故玉泉得之而主紹興之正論遂初得之而爲乾淳之老儒小山得之而居慶元之學黨實齋得之而號端平之善類自九京之英作而國人之無所矜式也久矣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始吾學之祠諸賢吾見其居於位者與先生並果孰使之然哉近若潭之長沙有祠周元公先生而以胡子五峯張子南軒朱子晦菴爲配者而鶴山魏公了翁因其修祠嘗爲之記亦深嘉而樂道之今可法也此禮曰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曷不即玉泉遂初小山實齋四先生而祀我龜山先生乎議曰然論定然後肖其貌是歲重光大荒落卜六月丁亥展釋菜之敬周服

脫冠為雅就庭枚數先生之族子裔孫有漁乎無恭竊幸尤氏諭氏蔣氏文獻之存軸冠者五六人奔走與祭是之禮也救滅亡而扶壞爛豈曰小補之哉其初位次未定繪事未素棟方臥疾未與庾君數四貽書俾識其事奈何不能守墳墓政懼夫無詞以白其先人何敢表先儒而厲後進輒謝不敏暨歸梁谿澤中值落其成固以請自揆愚陋無能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壽子侍側語之曰二子之所云一老之所發揮是即記也吾奚以文為佽其敬誦所聞告諸執事者雖然棟竟終無言耶夫祭不越望魯可以祭泰山楚不可以祭河惟人亦然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然終漢之世其廟猶不出闕里永平二年詔郡縣行鄉飲始祀周公孔子亦未

有作廟之文唐武德二年始命胄監立孔廟貞觀四年始敕州縣皆立孔廟出闕里偏祠夫子距今載六百五十年由此觀之其在諸子非其鄉國而祭之僭也僭祭非古也不於其僭而於其古則鬼遺黜異凡今日之所是正者庶幾解逐客之嘲棟不學妄論至此不能不爲先生之罪人

踵息庵記　　楊時

通天下一氣耳合而生盡而死凡有心知血氣之類無物不然也知合之非來盡之非往則其生也漚浮其死也冰釋如晝夜之常無足忻戚者世之羨生者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欲以引年甚者靨丹化金餌之以祈不死厭常爲奇卒以喪者十常六七而不悟余

頤自京師得元道之書閱之喜其言無益生之祥竊謂行之其幾於道也及來毘陵問道士嚴奉先得衛生之經夜臥無出入之息其庶乎元道兀然自止者矣造其室而問焉聽其言殆將有意乎莊生所謂息以踵者也郡人强君諭捐金結茆於其宮東廡之隅以居之百須之物無一不具幽閑深靚不聞足音蓋欲使之離世絕俗直趨乎至道之域也周君伯忱與余游致奉先之意請名於余故以踵息名之所以勵其志卒祈於有成也强君爲之營地勸劇若此豈亦有意於斯乎

常州開河記

陸游

隋疏大渠自今京口毘陵姑蘇嘉興以抵於臨安初以備巡幸而

後世因為漕運大利故得不廢渠貫毘陵城中徐行東注獨南水
門受荆溪之水為惠明河釃為二股皆會於金斗門慶歷中太守
國子博士李公餘慶始疏顧塘河益引惠明水注之漕渠顧塘地
勢在漕渠後故俗又謂之後河崇甯初太守給事中朱公彥復增
濬之方是時毘陵多先生長者以善俗進後學為職故儒風蔚然
為東南冠及余公中霍公端友皆策名天下士第一則說者遂歸
之後河曰是為東南文明之地鄒忠公方居鄉士所尊事而化服
者忠公避不敢居因以後河實之而為作記淳熙十四年今太守
林公下車逾年旣尊禮其諸老先生延見其秀民所以表勵風俗
而激勸儒學者日夜不敢少怠弦歌之盛殆軼於承平時矣而或

以後河告者亦不廢也後河自崇甯後不治者積數十年中更兵亂民積瓦礫及治家棄滓故地益堅确夏六月林公乃蒐閑卒捐羨金分命其屬治之不淹旬渠復故道袤若干深若干修若干乃以書屬予曰願記其事予謂渠之興自爲一郡之利不必爲士之舉有司者設然城南衣冠以杜固鑿而頓減則後河成廢與士之舉有司者相爲盛衰亦自有理太王遷岐成王都洛皆觀川原咨卜筮其由來蓋尚矣林公兼取焉顧不可哉士盍勉之以毋負公之意公名祖洽字子禮明州鄞人世以經行顯云渠成之歲十二月二日記

常州犇牛閘記　陸游

岷山導江行數千里至廣陵丹陽之間是爲南北之衝皆疏河以通餫餉北爲瓜州閘入淮汴以至河洛南爲京口閘歴吳中以達浙江而京口之東有呂城閘猶在丹陽境中又東有犇牛閘則隷常州武進縣以地勢言之自㳅爲餫河時是三閘已具矣葢無之則水不能節水不節則朝溢莫涸安在其爲餫也蘇翰林嘗過犇牛六月無水有仰視古堰之歎則水之苦涸固久地志槩述本末而不能詳也今知軍州事趙侯善防字若川以諸王孫來爲郡未滿歲政事爲畿內最考古以驗今約已以便人裕民以束吏不以難止不以毁疑不以費懼於是郡之人僉以閘爲請侯慨然是其言會知武進縣邱君壽儁來白事所陳利病益明侯旣以告於轉

運使且亟以其役專畀之邱君於是凡閘前後左右受水之地悉伐石於小河元山爲無窮計舊用木者皆易去之凡用工二萬二千石二千六百錢以緡計者八千米以斛計者五百皆有奇又爲屋以覆閘皆宏傑牢堅自鳩工至訖役閱三時其成之日蓋嘉泰三年八月乙巳也明年正月乙卯侯移書來請記予謂方朝廷在故都時實仰東南財賦而吳中又爲東南根柢語曰蘇常熟天下足故此閘尤爲國用所仰遲速豐耗天下休戚在焉自天子駐蹕臨安牧貢戎贄四方之賦輸與郵置往來軍旅征戍商賈貿遷者途出於此居天下十七其所繫豈不愈重哉雖然猶未盡見也今天子憂勤恭儉以撫四海德教洋溢如祖宗時齊魯燕晉秦雍之

地且盡歸版圖則龍舟仗衛復泝淮汴以還故都百司庶府熊羆貔虎之師翼衛以從戈旗蔽天舳艫相銜然後知此閘之功與趙侯爲國長慮遠圖之意不特爲一時便利而已侯吾甥也請至四五不倦故不以衰耄辭三月丙子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記

一梅堂記　蔣重珍

寶慶丁亥皇上卽位之三年重珍試吏若幕以病易鄞幕待次歸治藥石無橫榻之地解脫闠中醫珥得敗屋一區灑掃扶持而居之癸巳春奉祠杜門痼疾兆瘳目昏耳瞶老態具見乃於堂之東南隅撤舊而新之爲堂一間兩披置藥爐丹竈蒲團紙帳於其中

將靜坐養痾以苟旦暮之命屋卑地狹月餘落成故舊有誚予者曰子其掃除一室之小丈夫歟吾視予幼孤繩樞甕牖所居不能容膝遷徙徬徨將母而行傍人籬落竊一椽之庇輒以爲幸今破屋視昔已過分矣而笑以堂爲予懮然而悲曰是予之過也雖然吾豈以堂爲樂哉獨念吾家凋弊五十餘年生意幾絕某不肖誤蒙肅廟親擢未幾叨被皇上召對名列班衛幺微此身病廢退休足矣足矣雖然此身父母之遺體也可不敬乎築斯堂也敬斯體也乃所以報親也不然則安宅何在廣居何在而顧區區於此堂哉自斯堂之成而可以求師也凡齒德俱尊者學可及人者義埋精熟者克忠克孝者博通經史者深識時務者吾於此下風而問

焉則身雖病而心不病矣自斯堂之成而可以合族也凡姿稟可教者好禮知恥者遷善遠罪者小廉曲謹者貴不犯傲者貧不卑屈者文藝自將者多識事物者吾於此因材而篤焉則身雖病而家不病矣自斯堂之成而可以取友也凡能修而涵者能言而踐者卓犖而重者恬靜而立者已知大體者能勤小物者虛心無我者善如己出者惡如無隱者相觀爲善者吾於此久交而敬焉則身雖病而道不病矣夫心不病則不蔽家不病則不替道不病則不孤貧無憾也賤無憾也存事而沒甯也嗚呼此豈忘其親而事其身哉堂之前有梅一株清圓密茂因以名堂無所取義示不改其舊也

萬竹亭記　　蔣重珍

余已記一梅堂復爲後圃開林爲徑縛亭東偏扁曰萬竹亭前有池池上有梅梅之外琅玕森然向亭而立如衆賢盍簪挺挺其淸也如三軍成列懔懔其嚴也風淸月明發揮高爽雨陰霧暗韜晦蒙密景物常變皆啟人意余時命耆頭扶掖病足自徑而亭焉非日涉成趣之謂也非起居適安之謂也其所感慨深矣余生於湻熙末年時和歲豐田里安樂先君與諸父賓居鳳山貧不聊生故廬已局有力者然茅齋方池飽足幽趣前植古梅後列修竹藜杖野服日引兒姪從容其間故余平時淸夢皆此時事嘗刻之家傳以寫罔極之思矣今是亭之營本非求合而梅老竹茂渾然天成

時異事殊心感情愴見先訓遺風使余一刻之不能忘也是余之一游一息洞洞屬屬如將見之也可不謹哉雖然園林之樂一也而其所以樂此者則有間焉蓋先君諸父之樂此也安於貧而余之樂此也厄於病貧者循其理分之當然病者出於形體之偶然律之以原憲之言則大有媿矣先儒亦曰人多言安於貧賤皆是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余之病廢抑近是歟書道壁間因以自警

無錫升州記　　元　李晦

粤自黃帝畫野分州堯命禹別爲九舜承堯肇爲十二縣之名未聞殷封國始有天子之縣縣之名聞而未詳至周作雒千里百縣

縣有四郡縣百里郡五十里縣之名詳而在郡上始皇易封建爲
郡縣以郡統縣蓋昉於此自唐改郡稱州繼此以州領縣定矣歷
代沿襲州縣之名號雖一州縣之更改不同錫山境土初有人於
山下得古銘云有錫兵天下爭無錫寧天下清因名無錫舊志載
周武王封周章少子贇於無錫安陽鄉嘗爲侯國秦漢爲縣新莽
亦嘗改爲有錫吳省幷晉復置陳禎明中陞吳州尋復爲縣中間
隸會稽隸吳不同最後隋於常熟置州取縣名爲常未幾隸常州
時唐武德七年也綿歷至今左姑蘇而右南徐引蠡湖而控申江
錫山在州西可五里許淸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欝積而爲慧山
拔起萬仞泉居天下第二故其俗愿而文民多魁傑忠信才德地

大物稠古號繁劇天開景運二十餘年霑濡聖澤生齒日益衆元貞元年夏五月被詔陞爲中州名仍其舊存古也明年正月之吉開藩於今五年陞改州記未立非所以侈皇恩而崇偉觀也今知州禾速嘉榮甫與長官暨同列莅官年餘政事修舉一日謀之儒館補其未備博士張元孫命予著筆余老矣猶能記憶前世州縣名義沿革一二并述今日陞改年月以爲他日删修圖志之一助云

重修常州路儒學記　　張伯淳

皇帝踐祚之初制詔天下郡學完葺如法養士無田者官給凡皆尊孔子之道德至渥也然則學宮崇飾宜不在諸名山大川常祀

之下常州故有學刱於唐刺史李栖筠迨宋陳襄爲守移置郡治
西南地踞重河之會占金斗之勝毀於乙亥歲惟禮殿講堂巋然
如魯靈光斯文有相如是夫二十年間葺未易完且廟與學混非
所以肅觀瞻昭禮敬此固有志於道所爲歉然而未能遂也總管
安豐呂侯師聖戾止當詔下之歲之十二月祗若德意獨能視爲
先務以其狀白於廉訪副使王侯侯意同議合既得請於是審曲
面勢計工度材修大成殿龕帳川新塑十哲像繪從祀逮階序一
改舊觀廟與學始各得所昔以爲病者易而完整既又翦榛蕪增
建四齋室俾學者克廣德心先賢有祠聽事有堂儲糧有廩闢兩
廡而宏之凡刱屋爲間者四十有三即其故而完葺者不與焉如

鑄祭器置書籍帷事耶備先是學有田二十六頃隸宜興之從善鄉歲入米二千石有奇久爲併爲豪家所奪求直有司十年不能決至是事徹中朝詳報可侯之有功於學大矣而猶以爲未也一日語教授天台吳君宗彥曰殿右儀門冠帶所集擁廡將壓盍更諸必崇必敞乃稽古式市大木作門五間簷牙森聳輪奐翬飛學舍於是大備是役也經營於侯下車之始落成於元貞二年十月公餘督勵必躬必親凡費則撙學廩以給工樂趨事農不知役郡文學博士不有其勞歸之太守太守不自有而歸工部使者猗歟盛哉會伯滿謁告還里文掾叙修建本末願紀其實於戲井田廢而阡陌封建廢而郡縣肉刑廢而鞭笞銅冶廢而楮劵猶可因時

而行所必不可廢者學校也學校而可廢則六經諸子百家皆可束高閣倫紀於何而明修齊治平之道於何而寄哉國家之所崇尙賢侯之所欽承而加之意者豈特爲衿佩游談之地哉幼而學壯而行窮所養達所施蓋將有益於世用矧毘陵爲吳季子采邑禮讓遺化在人心者未泯也伯淯既書百年未見之盛事復見斯今不量荒陋書以遺之歸語二三子繼自今父師其子長勵其幼求所以無負國家新美初意賢侯之頌將與斯文相爲不朽云

浙西道院記

陸文圭

暨居大江之陰東西南百里之近所統狹無監臨隸屬之煩所處僻無將迎傳送之勢所治簡無爭鬬獄訟之囂古稱浙西道院名

者謂其清靜簡易無爲而化如眞仙隱士之居窮林絕島迥隔塵
凡不知其爲官府之處也江南道院十有餘所淮東南則如皋崇
川江東則當塗高安湖南北則臨武長林閩之臨漳廣之蒼梧皆
是也而暨陽獨稱於浙右浙水至錢塘分流左右其間列郡十有
五六唯暨最微眾大不如杭奢麗不如蘇富庶不如湖然暨獨被
善名者則暨之俗非蘇之俗暨之民非湖秀之民也昔者延陵公
子崇退讓之節於爭奪之吳春秋嘉之實啟封於茲土而衣冠之
藏隸刻猶存香火之祠綿歷不廢淵源漸被有自來矣入其境農
朴而務力耕而奉公百工之器質而不窳拙而不華商賈裁通有
無而無高資厚殖之家士大夫處居循理好學而不務競入其官

府官吏畏法而不私守職而能勤平旦視事日晡而散庭寂如水旁有老檜槎牙雙立清風肅然令人心醒道院之名不虛得矣

江陰改州記　陸文圭

至元二十八年秋七月二十二日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楠奏暨陽與毗陵郡壤地相接戶不滿七萬設正總府非便請改州治隸毗陵管內省併司縣各一減官吏俸數十於事理便制曰可是歲十二月權奉直大夫前常州路治中兀魯失不花爲州監佩印之任始至問民疾苦皆曰江鄉土狹民瘠介在一隅以故無大徵役今以屬州事統府其情不吾察奈何侯曰第安之吾在毋恐既而符移數下調發無虛日泝流供給回遠幾二百里兵廩不時

獄報流亞氏披於奔命侯慨然曰吾受命來牧民痛即吾痛也時廉訪使者適至侯具言其不便率州之士庶請以州隸行省事得直達既而轉上逾月報一如章士庶呼舞恩若更生會至尊新登寶位勤恤民隱牽執復條具以聞上可其奏侯聞之喜曰今而後得尚治吾民矣治之三年政平訟簡州以無事頌謠載路秩滿還常州路同知總管府事常民喜侯之復來而暨民惜其遽去也於是述治州之顛末謹刻諸石俾來者有考云元貞二年六月壬子

江陰君子堂記　　史孝祥

暨陽郡庠之南有雙池蒔以荷花表以嘉樹古頖水之制也二小亭翼然池上曰光風曰霽月爲學者詠歌游息之地歲久亭墟趾

亦蕪穢不治其爲士者病之大德五年張侯時舉來牧是邦暇日過焉臨池徜徉思起其廢乃度地東南隅築堂三楹以面之陶淸鑄明局勢顯敞翕受往致涵泳聖涯每南薰徹來淸穆橫度亭亭淨植露卷雲舒爛其天孫之機絢兮鄂君之被亦美觀也夏五月堂成侯與賓客來遊欣於所遇池葩岸卉亦有悅色乃舉酒屬客問所以名或曰光風之名尙矣仍舊貫奚其更或曰堂成爲蓮設也今顧屬之風月無乃考德弗類乎奚可乎於是蜀客史孝祥最後至攝齊而升繹師虞以復於侯曰今夫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可以遠觀不可褻玩是爲花之君子玆非濂溪先生之語乎先生閔世道之胥溺斯花之獨淸較德評芳而以君子之名加之其旨深

矣吾聞澤陂之辭曰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鄱山楊氏謂此詩以花喻人蓋思見賢者而作近鶴山魏氏亦謂碩大且儼之人非心廣體胖道盛德至者不足以當之而叙詩者以爲男女相悅之辭可謂陋矣二三大儒吐辭爲經作法千古皆處此蓮於賢人君子之目噫其然哉今吾堂近在宮牆之中而玩芳領勝其間者皆吾黨之士也游聖人之門覩君子之花味先儒之訓吾意目擊道存心融意會其同爲成德之歸斯昭昭矣請於君子之堂而寓盤杅几杖之訓以爲二三子進德修業之助人乎蓮乎流芳毓秀與是學相爲無窮不亦可乎侯喜而笑曰命之矣君其爲我書之孝祥曰諾乃詠其事而爲記如此侯名獻字時舉臨

郡五年令修教洽而於學校之事尤加意焉若鼎創校官之宇闢新小學之廬表欄楯以示正塗葺重屋以迎風氣所以黼黻制度籥勺儒雅者實畢厥心可謂不負聖朝視邦選侯之意矣斯堂之設豈但吟風弄月娛目騁懷而已哉郡幕宋君春卿張君仲威博士王君德剛皆君子也故於是役恭謀叶志左右經畫用能不日而成是宜聯書以穀同志後之覽者亦將有考於斯文

無錫州重建譙樓記

虞薦發

古者兵車所次必巢居於其上以覘敵譙門之設蓋昉諸此考之史傳已見於秦漢郡縣時其來遠矣無錫古壯縣今爲常之支郡郡非縣比也陞改初郡治舊一撤而新之獨譙門仍舊貫因陋就

簡人多議其末稱乃龍集壬寅秋七月朔海颶闖淮浙間官署之漂毀者十九以故併其陋且簡者一壁不復存値年儉重於勞民越嗣歲癸卯州長來乃僚相爲謀曰譙門一郡政令所自出而千里之觀望係焉闕而不理過矣然必筴不靡於官不漁於民計乃善會州尹楊公以寛民急務入覲中朝而長貳治辦歲終事塡委唯州倅杜公祗職專警捕就董焉先是鄰郡僝工土木往往以田籍計畝而裒於民吏弄滋張侈大踰度卒致徵呼旁午人不堪之杜公之佐郡敏而惠乃召吏於庭以謂譙門之役斷無他技捐官吏半期之俸可得千五百緡不給則輟公田以繼之而已衡其度材於賈傭夫於市毋奪人毋妨農吏奉亦虔既戒既備遂以是歲

仲冬之七日始事歲除而告成於是近者悅遠者來行者議於道更相告語以爲郡府者吾生聚事育之所倚賴今獨諉之於官若吏豈人情哉一日衆環堵於前或貫而錢或觴而酒俎而肉衆未及言而公遽諭之曰若輩欲何爲耶是役也吾官吏力足以辦此毋溷汝爲也衆懼以入輒委之吏舍而去以緡計者七千五百有奇吏因悉上送官爲用不貲矣大學曰有諸己而后求諸人書曰民情大可見皇衷烝彝千古不泯謂民風之漓不足以觀感之者厚誣吾民也向使有一毫强拂於其間則怨汝詈汝者至矣況望其麾之而不去哉昔孔門高弟有何如斯可以從政之問吾夫子誨之以尊美而屛惡因民所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美也不戒

而成慢令致期惡也聖人之言嚴矣哉世卒以儒者之論多迂闊於事情余觀錫山之政非聖言之一驗歟杜公徵余記興造之歲月因以爲後之從政者之戒云時大德八年歲在甲辰夏五旦日郡人虞薦發記

飛霞樓記　虞集

天下郡縣每依山川之形勝而立城池焉中州多平土因夷曠以爲勝東南不能皆然也常之爲郡其西北則江海之郊其山在宜興無錫之境其浸則震澤之大也四顧而望平衍沃壤烟雲竹樹將數百里故其城中欲登高而望遠以極遊覽之娛者非以人力自致於霄漢之表者不能也嘗遊於常者爲余言郡城中以幸妙

道宮爲勝而清修院飛霞樓者又乎妙之最勝處其郡志亦著其
高敞云今居飛霞樓之羽士胡志甯因其友豫章吳白雲來告曰
前至元乙亥吾師之師裴君克敬始創觀立院而吾之師徐君養
浩作斯樓爲郡之人以爲勝朝廷公卿大臣與四方游士賓客過
而覽者亦莫不以爲勝三四十年於茲矣而不知作者之主名過
者歎之則吾徒居於是者豈可徒歎而已哉求文以記之吾徒責
也昔宋垂亡樞密家公鉉翁以祈請使北見世祖皇帝請存社稷
世祖留於河間義而欲臣之不可宋亡後數年以禮遣歸南方而
殁則我裴君實爲之客者也觀其所從可以知其爲人矣所著有
隴頭吟行於世徐君之爲斯樓也屹然高居於百里之望其志之

所存何如哉某雖嘗過之而未及一登也庶得一言以慰二君於既往而使來者之有所觀於斯乎噫昔宋南都於杭而常在北門之內天兵之來無山谿城郭之險以自固其國死事與其民入邑屋無孑遺之餘孰知沐浴皇元聖化於七十年間乃以其方平衍沃遂爲樂郊樂土乎蕃富庶綺麗貨利工巧常國不少東諸侯四方來歸者衆頗尙儉質以遂其完養休息焉度長絜大以稱雄於是邦者獨以飛霞爲首稱則夏風善俗亦可見矣或曰仙人好樓居仙人夫何好哉人見其居高明而遺埃𡏖也以爲仙者好之以是求仙人焉則淺矣易之象曰地中有山謙山雖高猶地崑崙之極蓬萊之巓豈離於地乎託以爲高者若飛霞之樓是也世之人

比比於聲利而不反也見斯樓之縹緲於雲霞之上而因以自反焉其觀感於世者多矣爲援筆而記之

常州府城隍廟記

柳賁

城郭以域民凡高城深隍以溝以封欲其居無墊患有圉也夫民所瞻愬以興財致用者在是則城隍之有神是宜世載其英以歲時承報於無已若古侯國始於縣鄙建其神位以制其牲幣豈門行戶竈之私坊庸表畷之微可得而儷其式哉常治毘陵畫江界山方地千里統郡縣四在浙以西爲大府矣當王師南伐時其守臣嘗阻兵不下火及城中官寺民廬蕩爲烟埃獨城隍神祠直金斗門之西訖無寸甍尺桷之損至延祐五年去燬城之歲餘四十

年祠之存者瓦漂棟敗階陊楹折而總管府知事廣陵趙君琦適至愀然曰茲吾所治地大而物殷凡以逝雨節旱消沴弭災者舍神勿宗則誰其穀我祠以揭虔而可後乎迺請於其長議以克合方練辰程物鳩徒庀工而勸禮興義之士咸來騖力未幾而廟成肖像孔儀祭品維旅廣詹崇阿丹塗白堊修亘麗密不節不豐仍歲比境或以飢告而環常四野熙然樂郊民之怙神如旱暵之有截而危障之有屏謂焄蒿悽愴必求諸其類豈不信哉又二年而君以代赴調京師過予曰石謹具子爲我記之常維延州來季子之封也俗故秉慤而好讓今其民非昔之死孝死忠者之子若宗乎生聚教訓胥及三紀上之涵育神之蔭休有引有翼其不滋衍

以碩乎君之職司坐幕府治文書而已宣其餘習新美是祠俾民康共繼今豢牲潔齋來娛神保顧瞻庭宇有不興甘棠勿翦之思乎是皆吾記不得而略者也君清渠有猷今進階從仕郎爲穿山場鹽司惜其將老而勿究於用使其得政而施設焉可以觀其事神治人先後之宜矣

忠祐廟修建加封記

王士熙

宇宙間偉人出而動盪一世攬龍虎驅鰐蛇嘯風雲洗日月使國去禍使民就福此皆天神來爲世人故能挈造化在手成大事業及其形化返於虛無則復爲神固其所也颯風芳悤劾勳禮澤不亡於千古遺祀於一時顧或有之許渾常嘆衛將軍矣今毘陵所

事陳眞君有嫣之後登擢高科仕隋大司徒拯危平僭以忠著其神佐柴侯仕南唐節度使皆能排敵以義以勇名夫官大司徒節度使不賤忠義有勇又立名當時隋五代史亦莫之及及亦莫之詳焉因知古名臣烈士史失其姓名與事者何限公論一人心人心一天理忠義人心理也無有泯時況其使國去禍使民就福無異其平生哉水旱也雨暘之盜賊也錢鎛之疾病也簞食肉之休賴天下而祀盛淮制東西毘陵爲神桑梓尤盛郡之人奉之靈動畏視之神恩動愛視之父母廟以寓歸依之心表曰忠祐而爵王至帝封福順武烈顯靈昭德號舊也熙朝嘉陰相之績帝之上無能名益仁惠孚祐是錫眞君帝通天人之辭眞君天之矣然號高

而廟庳弗類初郡長脫因公祈穀稔思報普修有開以斵衆是助公拱手言忠義士於名教有益且吾民何恃身康而腹無飢匪他之賜神殆與牧守分治此郡吾坐官署安神風雨不庇愧之久矣安事勞民且出私錢率僚屬凡營具圖殿幾門幾廂廡幾亭臺幾殿某門某廂廡某亭臺某具式木務大瓦務重竹葦鐵灰甓石膠漆務堅其崇務亢其縱橫務深廣有志也工米半以報政去及錫命下趙君琦尹武進願台以培同知明安海牙公繼至虔倍之主祠二張師叩囊底以從遂成成契圖式殿大小六廂廡左右夾門內外二亭臺前後總百楹齋房賓館廄庫庖湢在其外凝土像形嚴形像扶煥飾無不萃於是林泉改觀過者愕眙昔者重幡垂擁

游埃未遠今則飛楯躐廡高婁大闢淸思拔出昔者瓣香俯伏地不給序今則虛唐蔭術列容千席進退有餘紅衣羽扇儼臨於表皓乎蓮華湧太華也金戈玉節森植於下禀乎瑤樹行碧海也至若聲容堂堂如顧盼然威燿奕奕如指揮然隱若雷霆下青天也故廟成神益尊人敬益新而大號之美始稱師請昭其事以勖方來余爲之一書曰聖元天子在上百靈效職繼自今日太平萬億世與天無極再書曰陳眞君迫其佐柴侯血食鄉土爲國爲民繼自今日國加衛民加保與聖世無極三書曰毘陵入混一來第一甲子實維景運是歲神新廟克具實惟盛事繼自今日廟如吏治有府如民處有室與神釐無極緊毘陵之人艾耄期頤至而會子

在樂國亦無極昔已振動拜爲詩以系之明年宇下懷椒糈柔蕙
肴夕用迎亨送以備焉

眞人乘羊去鄧墟御風泠然行八區返顧下土瓜爛蛆哀時再出
忘隆汙銀河倒流落蟾蜍海內驚見明月珠策治未數誼及舒盛
德要矢臯陶謨隋家山川如畫圖端坐正之不崎嶇鋤樂剗畟一
軒羲士休而歌法興屠歸從放勛謌帝趨願脫穢濁陪淸都金尾
獅前聲若俞天上雖樂無閑夫神仙皆起功行殊命使永澤江南
枯畏壘俎豆千年餘至竟羶行生櫪株光靈所被非一隅是邦乃
自誕彌初春風簫鼓花躩毬秋風雞豚稻香腴橋運相使巧中輸
侯誰在矣柴與俱溯州之西松偃湖義興英挺白額菟近州之東

泉溜渠九龍孤高雨芽爐致功遯世各足須謙游有客適有居君
不寂寞少此娛赤鯉旣來毋疾驅留佇停寵棲接余日聽鬧里謌
唐虞

梁谿義塾記　　　　吳　澄

梁谿義塾者湖廣等處儒學提舉強以德之所建以淑其里中之子弟者也塾在無錫州西南隅梁谿之東屋以間計三十而贏田以畝計一千而贏歲入以斛計五百而贏燕居有申申夭夭之儀報祀有濟濟鏘鏘之禮延請名儒以施其教招集後進以受其教務俾講習其間者皆能明經修行以稱時需此其意也侯嘗教授於劍南福州又提舉江浙湖廣其在官也政教所被亦云廣矣其

居家也乃於里塾之教拳拳若是予竊證之以古古者國有國學鄉有鄉學二千五百之州五百之黨既莫不有學而二十五家之閭猶必有塾里中有道有德之老朝夕教焉何也蓋教必自近始始於塾而升之黨升之州以達於國然後考論其材而官之培其根本者深厚而非晨種莫穫之比古之人才所以後世莫能及也今日有路府州縣儒學有舊設新創書院不爲不多視古者鄉術州黨之學豈有異乎然教官例從省部注擬何能一一得其人哉學校之教有虛名而無實效往往由此義塾之教不然選擇師儒在已識鑑而無所牽掣雖未必有如所古道德之師夫苟能得耆艾博碩之彥引導有其方禀請有其漸不壞之以速成不害之以

小利亦庶幾乎古焉爾凡游處義塾之子弟勿卑污其志斷斷以古之人才自期此心此理必通貫體用而無闕遺所言所行對越天地而無愧怍若夫淺末於口耳葩華於筆墨以釣譽媒身而已爾不負義塾所以教之意也夫强侯又捐山四百畝爲義冢凡貧而無地可葬者得葬焉侯之用心亦仁矣至治三年當路以其事轉聞於朝立門旌表以示勸云

武進建縣學記　馮勉

皇元教被海內外郡縣有學常屬縣武進學獨闕教諭雖設祀事牽附郡學教無所施天歷二年郡總管移剌廸經始於城東度地若干畝屋若干楹南嚮爽塏可愛會引去業未究越明年知事翟

思忠實來謀底厥成縣尹陳瑛暨教諭曹志學協圖之捐稍庀工日葺且治殿庀東西廡至靈星門咸秩有序像事先聖位配享至從祀如禮迺釋菜告成邑人士瞻望慕悅陶唐輔等願入田六十八畝永奉祀兼以養士尹復慮來學日廣經費弗充請於郡析郡學田二百七十畝畀斯學郡既允僉議韙焉今教諭張鎮德史符廷屬勉記或病地勿宏勉謂地無宏惟學乃宏學弗自宏實宏於人昔孔子畏於匡厄於陳伐木於宋卒歸老於魯寖塞寖行寖窮寖昌制法垂憲恢前昭後天經以正地紀以陳民彝物則以著然存則聖悖則狂得則治失則亂晦則否明則泰宜萬世一日故先覺有言曰仲尼以萬世為上鬥宮環堵堂尺階道固無陋郡學創

粗具方百里間弦誦相屬翕然嚮道使來者益宏斯學由孔子道以化民繼今如是其功固不可勝紀書曰爾惟風下民惟草上化下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下化上也不在於功而在於道以嘉嫩南邦之服習以承衍天下之聲教耿然永有賴焉

華孝子故址記　　高明

惠山寺之東偏當泉水之上有三賢祠案志書今祠址華孝子所居宅也初祠久廢失入王彬始復倡建既成則以三賢事刻諸石且曰初址實孝子故居孝子之事不以没而不著復鑴其碑陰以記其事章善也案齊史孝子名寶晉義熙末始八歲父豪戍長安且行謂曰我還爲汝冠後長安陷父没寶奉命至七十不婚冠或

問之不忍答輒號慟彌日建元三年詔表其門閭凡史載孝子事若此蓋自西晉以來尚玄虛賤名檢教弛法斁波流風靡而孝子獨能篤至行終始不渝其誠意惻怛可以貫金石干雲霓若與宇宙日月同其久於此見天之降衷人之秉彝不以衰世末俗而有異也孝子晉人而志謂齊孝子者蓋孝子生於晉長於宋沒於齊當其一身而天下三易姓當時居朝廷有爵位者朝事司馬氏夕事劉朝事劉夕事蕭恬不以為怪而孝子奉父一言七十年餘未嘗斯須忘以至沒身不替使當時朝廷有爵位者其奉君命恪官守亦咸若華氏子則晉不當為宋宋不當為齊而孝子宜不曰齊孝子也凡遊於茲者憩幽林酌清泉臨風覽古懷三賢之高風景

孝子之至行其素有志者宜以奮厲其未能者則澄思革心勉追遐躅是則某所以樹碑之意云爾夫人性一耳有爲者亦若是吾徒宜毋自怠

悠然亭記　　陳基

毘陵錢士元博雅好古世居馬跡山之內閭其地濱太湖而與夫椒諸山相望士元旣學與其親友遊則作亭其間張正卿氏乃士元之姻而白野公之客也每過士元觴咏是亭仰見其扁則思白野公焉予雖未識士元而白野公之過予猶正卿也間屬以記予弗遑辭夫士元之生後靖節千歲而近其居去靖節千里而遠而名亭獨取其詩之語景而慕之不以其人乎斯亭也近俯太湖之

蒼茫遠覽夫椒之嵯峨迴波蕩漾與天光互吞吐飛鳥往還與山氣相迴薄悠然之頃宛有眞趣此靖節所謂欲辯已忘言者也蓋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自然無名大虛無跡言之不足以盡其意默之反有以全其天靖節其殆天遊者非耶予於白野公無能爲役而正卿顧欲爲士元推靖節之忘言者而爲之記豈忘言之中猶有可言者乎吾聞之能言者固難而忘言者爲尤難惟其忘言也而後得其趣之眞得其趣矣而猶不能已於言蓋終身不言而未嘗不言固莊周氏之所謂和以天倪而非予之所敢知也雖然白野公已矣吾將從正卿含斯亭賦靖節飲酒詩以酒觴士元相與乘和平之氣遊無何有之鄉而後忘言之境可庶幾也正卿曰善

因書以記斯亭

風林亭記

陳基

延陵徐君元度起家儒林爲時名卿擢司農爲都事身顯而家益貧其嗣子仲剛勉焉能以幹蠱克家自奮田疇之荒者治之室廬之敗者葺之間又屬予爲文以記其無錫里第之風林亭予不得辭也無錫爲州在東南山水間物產之夥最於他壤百里之內第宅園池甲乙相望嘗諸木爲斧斤弗使而牛羊之牧罕至深仁厚澤休養生息於承平之日久矣及貪冒之蠹萌於中掊克之孽攻於外加以戕斵之斧斤蹂以椎剽之牛羊而百年之植本深而末茂者殆將翦而棄之卒未知所以扶持之者斯亭也都事君之所

釣遊而其風林之薈蔚水木之清華則所謂異時承平之植也都事君以官爲家出入中外垂二十年其間田園第宅百里相望庶幾萬一不鞠爲斧斤牛羊之墟者幾何人哉都事君以此計彼孰得孰失固已較然不置毫髮介蔕於胸臆間矣庸詎知貴介子弟有能卓然自振不與流俗淪胥於委靡之中治田葺屋式克負荷而其餘力又足以洒掃園池以待都事君之老如仲剛者乎昔唐韋應物百世之士也入則應制參扈從出則揚節爲刺史秩比漢二千石亦可謂顯矣然每休沐或不知所於歸退與諸生假寓僧廬草食陶器悠然自適而所謂共愛風滿林云者乃其居善福精舍時詩語也今都事君爲天子職文書貳大農等而上之則於韋

侯也何有異日俗遊請老解章綬逍朝廷角巾南遊日𦍑從賓客子弟擥淸風於家林觀生意之流動而承平百年休養生息之僅存於牛羊斧斤之餘者某邱某水尙幸無恙此則君之所有而章侯之所無也予雖未獲登斯亭然嘗辱與都事君遊旣喜君之有子又慶其將有以歸老也故爲之記使刻之亭中以俟焉

重建多稼亭記　　馮子振

邑陵居夾門上游地望四平無豪登劇覽之勝郡圃之陰少西稍北數十武能歸然其城上者僅僅爲多稼亭太守之治所當其前故市橋邑屋若有所遜而不敢下風側足以進獨其三面空闊洞牖直視衡從其畝通爲溝塍上腴甲膏町疃一概淸秧白水眉睫

映帶不可以頃記而可以谷量長圩淺圜彌眺而是間以炊英睡
牧遠樹如薺龕埕蚓阜岑不崇尺如合層城危構更復尋丈則盡
眼力為界雖全吳四塞之境猶吾東阡北陌也豈但六關數十百
里之煙蓑雨笠也哉余假道毘陵其明日使君餞客觴於亭上余
舉酒屬使君曰茲多稼也卽異時郡侯楊公廷秀所謂亭邊霜檜
老更青者非乎郡嬰兵衛蝗斧漬爛至元乙亥併與昆明之壞壘
相從事於灰刼之無餘也久矣蒲蓮蕪沒蛙綠點綴池隍之裏莽
然故墟刼後二十有五年創完痍收稼以屢穀今其州牧倅貳始
與其士民因田里之隙起廢而新之神觀頓還冠冕疇昔吾徒倚
而望其東則澄江諸山如竦如揖深翠晻靄微茫參差楚申君之

所嘗履封者也其西則丹陽曲阿眇綿扶疎稴湖潛其祛蒜山匿
其襟典午以來諸人所嘗兵廚北府者也其北則長江縈隔沃壤
灌溉夫須發穮蔉次櫛比秋風穲稏其鍊白月而刈黃雲信其爲
多稼者蓋已森秀挺拔莫不慨然願禜願秸於雨露之承平穡寶
粒璣有不俟翹足而足以實人之腹者政爾生息其無有害又何
有於豐畏蟲而私俎豆之延陵季子之讓國在是今之去千數百
載鑿鑿精實甯當無耕者讓畔之古意乎夫良二千石之牧民猶
稼也稼則植焉弗植將落如之何其牧之吾聞唐大歷年間甘露
降於郡庭之二松夫使公無負租私不輟耒雖不必異畝同穎猶
將粃糠前日之甘露也向所謂良二千石豈皆善稼者耶不蚤其

民而民之蟊者去矣是謂之良牧彼大田多稼猶是也亦去其所以害稼者而已矣使君昔牧去年禱而雨歲以大穫玆歲又將屢書甘露焉余方學稼故樂爲斯亭記之

春草軒記　　張翥

華爲毘陵望族都事君子舉初以材薦得宿衛武宗朝勤敏靖共著稱環列一命爲都功德使司都事居無何告病南歸歸五月而卒年二十有六夫人陳長君二歲而寡一子幼武六歲二女復幼迺自誓不再適屏膏沐躬饋祀其事舅姑盡敬養之孝其待姻族盡惇睦之愛其治家業盡艱難之勞使都事君之緒有引無替而是鞠諸孤教撫成立爲賢子子復四孫皆嶄嶄知讀書歲時奉觴

前爲壽夫人神清氣强宴怡以樂州里父老相與歎羡爲狀其實
有司以聞後至正二年中書表其門曰貞節里曰旌節嗚呼天於
貞賢之報信必至此而後申之也惟幼武每痛先人之蚤世其嗣
續幾絕微夫人將無以至於今休迺搆堂曰貞節軒曰春草堂則
夫人居之軒則幼武奉親之所周旋也於是翰林黃公晉卿爲銘
於堂顧謂是軒不可以無紀來請余文余觀夫天地之間芒然而
生廡然而滋者惟草爲多而爲物固微也方其土膏脈發句拆萌
達孰非春陽之所育暉光之所被而一寸之心亦得夫天地之心
以生則是草宜亦有報春暉之心矣彼葵藿之傾太陽君子謂其
向之者誠而況人乎況於孝子慈孫乎昔孟東野發興於慈母之

綫游子之衣而致意於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之語深得古風人之旨讀是詩者孝感之心藹油然而生矣然以規游子可也今幼武家居奉母雍容軒中而猶有取於此則其報親之心無窮期也無窮期也心果止是乎哉必也孝子潔白如雅之白華使其身立其名揚其親顯所以期於子者又在乎此不既重且遠歟幼武起謝曰然遂爲之書

棲碧軒記　陳方

浙西之地水多山少常於浙西數郡之間而山尤少自晉陵迤西而南蜿蜒靡迤或起或止至無錫而山之最著者惠山也然無重巒疊嶂之紆亙深溪巨壑之險阻萃然起於平地如奔鯨逸馬不

可耦而畱也餘則散於四封之中瓜蔓相接大率隱隱皆培塿形孤勢薄它郡之山可孩而撫之又自惠山之東扶壤夷衍相去三十里而遠其山之匹於惠者曰堠山亦無曲折之美窮谿之雄直望之而可喜耳距兩山之所向其地曰梅里意唐李紳之居於是今華君彥清家焉始余之未識彥清也有人持其栖碧軒詩一大軸從余觀之余見其所圖之水木清美也喜曰無錫之山有是哉余昔過其境而見者甚少而淺近未有如圖之清美者也近年余爲其家童子師由是問所謂栖碧者然後怪其所居之平且曠也何取於李白問余栖碧山之詩彥清謂余曰古之高人逸士野居而澗處者未必皆山也使可耕之地可安之廬長林美竹雜花豐

草而得與世相忘足矣奚俟夫山之深且秀哉夫棲於山者又未必皆知山之爲可樂如知山之可樂則居雖無山常若居於山也況吾居之西則惠山界其右東則𡵨山峙其左雲霏朝夕之變態風雨晦暝之異狀未嘗不接於吾目也夫於山之尤少之地而有以映帶於戶限之前則棲碧之名不爲虛也然則在山者不見山惟置身於其外者能見之若棲碧者其能見於山之外者歟余知彥清之志者也聞其言而是之彥清因請余記於是乎書彥清名幼武孝謹而和易雅好文辭與余友後至元二年十月一日記

復鄒忠公墓田記　　于文傳

士君子立朝盡忠所事初不爲身後計也然名節在天下使人愈

久愈敬而不忘者吾於道鄉先生鄒忠公見之公世居毗陵自少以道鳴於時哲宗朝擢居諫垣時章惇爲相威福在已公屢疏劾之未報惇乃迎合上意廢中宮於是立賢妃劉氏爲后公極言其不可至引裾泣諫勿聽遂貶新州而惇計得矣徽宗立詔公還朝惇去而蔡京得政時事日非遂力請補外京等復捃摭前事竄之昭州越四年而歸政和改元久病垂絕龜山楊公自京師來省視之猶以國事爲問嗚呼忠矣公所著論孟解義朱晦菴多引以釋經且有易解文集奏議諸書行於世蓋公嘗受學程門得中庸慎獨之要其所成就如此公之歿迄今幾二百年墓在晉陵縣德澤鄉其地二十畝有奇嘉定間子孫中微圯不復治典郡者爲之栽

松築亭而烝嘗不闕也國朝以來人蔑以典故聞於有司其子孫
愈微漫不加省天歷歲饑悉割地與人犁鋤相尋鞠爲禾黍至正
十年春三月郡士謝應芳錢瓛蔡誠言於官懇惻之情有足感動
人者適監郡伯顏帖木兒公郡守野峻台公相繼下車敦出治之
本皆慨然曰表前賢墓以勵風俗非先務乎即下其事於縣俾究
覈之既得實乃命儒學教授吳強孫推贍士餘貲歸直於民取其
地籍之於學其不受直者因令守塋焉應芳又與一二同志翦榛
莽樹華表植宰木殘碑斷碣淪沒他處咸購得之舁置墓所是年
冬兩郡侯率僚屬展敬百年隳典一旦復舉明年春郡人王貴王
彬搆祠宇若干楹落成之日二侯拜掃隴上詢諸遺黎喜復舊觀

猶慮後之人蹈前覆轍立巡視之規嚴樵蘇之禁所司按籍毫髮
無遺嵇二侯以多士之心爲心期永久而不廢吁非忠義感人之
深何以得此於天下後世耶頃者詔修三史集諸儒於國史院分
纂之而文傳明慶末綴至述公傳其徒若伍壽王回曾誕輩皆牽
連得書彼惇京則以爲姦臣傳首勸善懲惡其庶幾乎予既得謝
里居一日常學命諸生過門請書其事於石予曰此義舉也與斯
文厚民俗善善以勸來者所得多矣是宜書